

琴台客聚
彥次

濟州的春日

四月二十五日，在首爾外國語大學舉辦的第一場關於我的文學事業研討會，圓滿結束。當晚由我的中學同學貝鈞奇兄宴請與會學者及全體工作人員。

我攜去的二瓶威士忌、二瓶拔蘭地，加上十多瓶當地土釀——韓國米酒，全部喝光。

我為了對遠道而來的文友表示衷誠的謝忱，向每位學者、工作人員舉杯痛飲。可謂一醉方休——結果我真的醉了，是近年首次的酣醉。

離開繁華的首爾，我轉赴濟州。我去過韓國六趟。在印象中最明麗的記憶是濟州島。

想像那突兀的海岩，嵯峨多姿的曲折海岸及巨浪撲打迸射的濤聲及明媚春日集結成她玲瓏的身影，一直浮泛在我的腦海。

第二場活動是「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在繁花點翠的濟州大學舉行。

這場活動，與會的學者、作家更多，有近四十人。

濟州大學通翻譯研究院金載原院長、中國駐濟州總領事館馮春台總領事出席了開幕禮並致辭，場面令人感動！

以下是我的答謝辭——我有幸在濟州大學舉辦個人的文學論壇，是一個意外。說是意外，表面上我與濟州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濟州島在大家的心目中，

是一個富有詩意、風光旖旎的藝術之島，過去廣受華人觀眾歡迎的《大長今》、《藍色生死戀》電視劇都可一睹濟州島的風采。

濟州島名字很早便與古代中國聯結在一起。秦始皇派去求仙藥的徐福曾在這裡留下足跡。宋呖宣教授曾帶我去憑吊過徐福的遺蹟。

濟州島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旅遊勝地，這裡文化遺蹟很多，她與我們的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所提倡的「文化之旅」是相埒的。

濟州大學是韓國中央政府直屬的十所國立據點大學之一。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應濟州大學宋呖宣教授的邀請，曾到過這裡做了一次講座，大學花木掩影、蛇紫嫣紅，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在這個美麗的海島，環境幽雅的大學舉辦這次論壇，特別富有詩情畫意。

詩情畫意也表現在剛才大家的發言。詩情包括款款意趣的友情，畫意是此時此地此景的文友聚會的祥和、親切、融洽的綿綿情誼，在我的心間蕩漾、永誌難忘！

對來自朋友們的褒獎和厚望，我將視為對我的策勵和引領我文學道路的一盞閃爍不滅的燈火！

在商品社會的喧囂世界，在浮躁的倥傯歲月裡，文學是我的歸路！能夠堅持走文學路，全仗有你們的並肩同行和扶持、眷顧和指引。（《韓國行》之四）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情緒與病症的關係

不知閣下是否有聽說過，醫學上有一個說法，情緒與病症之間息息相關。例如有情緒病的人可能有腸胃問題，易焦慮者的免疫系統也處於弱勢，更相對容易患上心臟方面的疾病，而情緒甚至更與癌症息息相關。

天命雖然不是醫學專家，但也相對認同這種看法，皆因在生活中也見證過各種各樣的例子。比如說，婚姻有問題的女性（如夫妻不和、另一半出軌等等），可能會患上與女性特徵有關的癌症，例如乳癌、子宮癌等等。又如，大腸癌則通常與「宣洩」有關，有些人一生忍氣吞聲，獨自忍耐所有的外在壓力，直到晚上睡覺時才能在夢話中宣洩，不斷說夢話瘋狂罵人，而第二天睡醒，又重新成為隱忍的「老好人」，最終「忍」出病來，天命便曾有摯友是如此，實在令人遺憾。

五行「木火土金水」當中，哪個最與「癌症」相關呢？其實，腫瘤是結實的個體，阻塞了身體的某個部分，而五行中的「燥土」就代表了這方面的意象，例如八字中含有較多的

「未」，便容易有患癌風險。而命中多土的人，性格相對固執、難以改變，這類人難以放下心結、放鬆自己，也相對容易「忍出病來」。

請閣下切勿恐慌，天命撰寫這篇文章，也並非為了「詛咒」任何人。是不是命中含有這些元素，就必定會患癌呢？非也。其實，若願意學會放鬆，那麼身體的免疫系統自然也會好轉，健康狀況自然改善，最終很有可能擊敗疾病。

放下一切困擾、放下負面情緒，或許是你守衛自己健康的好方法。不知閣下是否有聽說過一些「醫學奇跡」：醫生宣佈病人身患絕症，大限將至，病人因此放下一切，盡情旅行、遊玩、享受生活，回來之後做身體檢查，反而病痛全無。

負面情緒會令患癌概率增大，癌症也與情緒病息息相關，因此，若能改變自己的性格、想法，癌症或許也有可能康復。抵抗病魔很難，要改變自身命定性格更難。但是，若閣下願意嘗試改變自己，突破心靈的障礙，或許，無須華佗再世拯救眾生，你便能成為自己的華佗。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紅地氈的趣話

法國康城影展是全球藝舞台前幕後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獲得殊榮，作為提升個人或作品（影片）知名度的肯定指標之一，而影展的紅地氈環節也是女明星們悉心打扮爭艷鬥麗的舞台，數十年來都受到世界各地演藝界「重視」；不過近幾年該影展的紅地氈因為某些彗星、網紅或不知名女士「亂入」，令演藝圈中人紛紛表示，如果不是自己有作品參選，或如非必要，他們也不會再在這影展現身了。

本來是頒發獎項和榮譽予影壇的優秀作品和演員的公信力影展，卻因有人「開放」了紅地氈的「門票」，引來不少造型怪異又異想能「一夜成名」的「她們」，能夠「用錢」就可以走上這條長六十米的國際紅地氈。在多年前已有消息傳出，只要能付錢，不管你是否屬於任何國家地區的演藝界中人，也可以踏上影展的開幕或閉幕儀式上所設的紅地氈，一嘗「星」味，既然已付錢，務求出名的她們，自然不會吝嗇展示自己的「美觀」與穿搭「品味」，所以每年影展這些「騎呢」景象，的確吸引更多的圍觀者，也成為該影展每年一度的熱話。

多位連續兩三年都有付錢買門票踏上康城影展紅地氈的女士指出，買門票是確有其事，只要付十多萬元或三十萬元左右的金錢予某中介，他們自會安排，但這門票並不包括「食宿」和向個別在會場的攝影媒體，買回相片的費用；一位女士頗有感觸地說，當時她只顧着自己內心的自豪感和喜悅，然而這些表面上的「光環」，卻忘了他人嘲笑的目光，片刻衝昏頭腦後其實自己已失去更多，只能是悔不當初，不過想藉此「光環」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就算是前什麼後繼的依然是大有人在。有錢就是「任性」，有這一扇門，都會有人進入。

重新發現「五四」

一九一九年的那個春天，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四日曇。星期休息。」「五四」學潮前夜，他忙着找房子搬家，沒想到的是運動的烏雲滾滾壓過頭頂，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思想革命。

重新發現「五四」，很多學者都懷揣敬畏，俞平伯就曾說過，每逢「五四」北京大學的同學們總來要我寫點紀念文字，但我往往拖延着光看不寫。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年時，葉曙明寫道，「青春五四跟我們數代年輕人的血脈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們愧對五四。」陳平原則認為，「就像法國人不斷跟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他還特別指出，「與五四對話可以追懷、摹寫，反省、批判，唯一不能允許的是漠視或刻意迴避。」因此，「五四」運動在今天依然有着現實意義，人人都生活在「五四」精神的餘蔭裡，其中最矚目的莫過於文學的革新。

蔡元培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序言中曾寫道，「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是一場最壯觀的精神日出，那麼，第一抹曙光一定是照在了《新青年》雜誌。從文學眼光看，翻閱《新青年》對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但是，追溯《新青年》的紅色歷程，就是重返「五四」現場，深掘精神脈脈和改革初心。「五四」時期曾出現過兩個思想震盪最為劇烈的波峰：一個是打倒孔家店，一個是文學革命。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的《新青年》就是文學革命的載體，被視為「中國近五年的思想變遷史。」它是見證，也是燭照；它是匕首，也是陣地；它是輿論，也是坐標。

《新青年》的創辦人是陳獨秀，最初背靠群益書社，依託北大同人，從第四卷開始對外徵集稿件，早在創刊號上就闡明了辦刊的理念，「因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這與魯迅的觀點極為相似，「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因此，不惜代價擁抱西方，改良中國，以

「德賽先生」敬蒙救亡。而處於新舊交替時代，各種流派與社會問題扎堆，從《新青年》發表的文章也能看出，從評議孔子、女子貞操，到歐戰風雲、國語進化、新詩技巧，組織易卜生專號，戲曲議論等，無所不包，產生矛盾也是正常。但是，陳獨秀堅持「仍以趨重哲學文學」，以運動的方式推進文學事業。這期間，最有含金量的作者當屬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故鄉》等短篇小說先後刊登在《新青年》，一經發表就引發轟動，成為最矚目的文學革命實績。魯迅稱自己只是「打打邊鼓」，「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毫無疑問，「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魯迅的雜文和小說可以說是立了大功：一者，開創隨感、通信等新式文章，「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這期間，有些時候，沒有話題也要製造話題，沒有圍攻就自己扮敵人來圍攻，形成一種新舊對抗的局面，甚至上演「雙簧戲」，激烈的辯論無疑是語言革新的催化劑，從標點符號、廢除文言，到文字橫排等等，如胡適的獨白，「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摹倣作健兒！」二者，以革命家姿態佔領文壇，保持相對自由的對話狀態，言辭偏激激免不了，輿論輾轉成為《新青年》特色，「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說到白話文，不得不提胡適，他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打擊文學革命的第一槍，還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蔡元培稱如果能變成一部完整的，「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三者，是痛斥封建奴性，無論是《狂人日記》、《野草》，還是《救救孩子》、「娜拉出走」，都是他以一己靈魂苦悶，尋求苦難民族的出路。他愈是孤獨，鐵屋中的吶喊愈發有力量，他愈是憤憤，動盪中的交鋒愈發見真相。他的小說中寫過很多人的死，不過是以死呼喚生，充盈着巨大的同情，因為

革命並非救人死，而是救人活的；他與黑夜為伴，與絕望並肩，這是看透真相後依然懷揣希望的英雄主義，「如此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他才是「五四」的「招魂者」……以個體之痛喚醒麻木大眾，以及那些被壓迫的人們。一九二零年九月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魯迅在回憶中說，他只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今天，我們重新發現「五四」，追溯《新青年》，其實就是尋找精神的啟蒙源頭和文學的探索路程，依然有着喚醒理性、啟蒙思想的重任。人性進化得很慢，同樣，思想改良也很慢，有些時候甚至會出現反覆，「中國的改革往往反覆，多年的沉滓只要被攪拌一下就又泛起來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離我們並沒有多麼遙遠，在《陶淵明的遺產》一書中，張煒先生曾提出，「由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歷數下來，我們不免會想這樣一個問題：隨著時光的推移，人類在追求自由與尊嚴方面，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後退了？這種追求的願望，是強烈了還是淡弱了？」在自然面前人類的確進步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在人文領域、在精神範疇內的進取，卻談不上多麼明顯。即便就自然科學的進步而論，在獲得許多新知識的同時，往往又被這些知識框束和制約。」尤其是互聯網高科技，又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巨大危害，「即便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方面看，人類也不完全向着自由和尊嚴的單一方向前進，我們的尊嚴和自由在不斷擴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定被瓦解。」可見，這就是思想提升的必要性和持續性。

「五四」之所以是青年節，不是文藝節，之所以強調它是精神事件，而不只是政治運動，恰恰在於它的思想啟蒙和民主精神，以及革命先驅用獻身精神澆灌而出的精神之花。陳丹青用「後患無窮」和「光芒萬丈」概括五四，而陳平原則用「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總結「五四」風采，可見，「五四」的精神脈動在今天依然強勁有力。紀念「五四」就是要回歸自我，擁有獨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意識。如果我們在面對公共話題時能多一些克制，少一些盲目，在遭遇正義被侵時多一些勇敢，少一些冷漠，或許這就是最好的傳承和光大。



■四月二十七日於濟州大學舉辦的「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與會者合照留念。 作者提供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老爸說

一生人裡要找个知心好友太難了！這是我老爸說的！一生人兄弟姐妹是最親的！這也是我老爸說的！他說的是要體會的，年輕的時候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不明白，卻又因為不理解不明白所以過得輕鬆，完全沒有壓力，常常覺得過好每一天就是了。到了年紀漸漸長大，慢慢地經歷，慢慢地體會，那壓力便慢慢地加重，這才明白到老爸所說的種種。

他說不容易找到知己，年輕時全不理解，我那麼喜歡交朋友，朋友又好像也挺接受我，喜歡我，大家都說：「你認識的人真多。」對呀，我的確認識很多人，如今才明白認識不等於是朋友，成了朋友也分好多種，到了現在，分出來的原來沒有幾個可以交心的，知己就更不用說了，想着想着便不快樂，顯然我人生的座右銘「只想過得快樂！」是做不到的，起碼到此刻還未！

忽然想起老爸的話，是因為好想找個人和自己聊聊，那是個彼此很了解的對象，卻搜索枯腸也找不到能對上的，很是苦惱，卻解決不了。那是因為自己不夠聰明，不會經營，一心以為為這樣可以那樣可以，總想着自己對他（她）一向是

兩肋插刀的，怎麼原來他（她）不是這麼想，像我如此笨的人，又什麼也放不下，本以為自己生性樂觀，如今才發覺自己什麼也放不下，如此性格又怎會快樂呢！

至於老爸所說的兄弟姐妹最親，那該是我小時候兄弟姐妹吵架，他拉着我語重心長說的，老爸重視的是親情，他家八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一位叔叔，其他已經都上了天堂和父母團聚，是否團聚都是我們在世的人的意願，人死了還有什麼，一切已灰飛煙滅，所有的都是在世的人的希冀，在世的人開解自己的想法！



■老爸林椅年輕時與女星羅蓮十分老友。 作者提供

路地觀察
湯祺兆

孩子的情緒宣洩

早陣子去露營，同一個營地有大大小小八個家庭，看到不少教孩子的不同方法。

有一個女孩，年紀比一起的孩子小，大一點的孩子玩卡類遊戲，玩了一會兒便跑去玩其他東西，剩下她一個，於是她不斷哭，好想大家回來陪她玩。

她愈哭愈厲害，聲浪至整個營地都聽到，我們沒法不留意，於是便看到大人如何處理。首先，爸爸叫她不要再哭，說明大家不和她玩了，她哭也沒用。爸爸哄了一會也沒有用，便放棄了。媽媽一直在陪伴，但只是重複：你要冷靜一點。過了一會，就有另一位大人來，她想叫女孩冷靜表達自己的訴求，於是要她平心靜氣地講，好想大家同我玩。於是孩子便說了。但由於她還在飲泣，這位大人不收貨，一直跟她說：我聽不到，你再說一次。

孩子有困難，尤其是這麼年幼的

孩子遇到困難，我們應要幫他們找解決辦法。她沒有能力去處理這種被同伴拋棄的失落，你還繼續逼她以你想的方法去處理，還要叫她不斷說同一句話，強化那種她處理不到的情緒，其實非常殘忍。

每一個孩子都不同，當孩子遇上不如意的事，我們首先是幫助他形容自己的感覺及原因。例如：「你現在很生氣，因為大家都走了，但你仍想跟大家玩。」這有助他以後能用語言去表達，不會困在表達不到的情緒裡。

然後，下一步是協助他走出這個困境，提供一些方法，如不如去跟其他小朋友玩，叫他們回來玩一局？或者大人陪你玩？或者你也去玩他們那個遊戲？

在四歲前好好處理好每一件事，孩子會愈來愈穩定。孩子會不會失控地哭，視乎有沒有適當的安全感。如果可以幫助他們表達和面對情緒，孩子會愈來愈安穩。

鵬情萬里
趙騰飛

小的時候癡迷鬼神故事，於是早早通讀了《聊齋誌異》。狐狸修煉成精，化作絕色美女，為書生紅袖添香。青埂的妙齡美貌女鬼，偶然沾染了陽氣，與青燈黃卷的書生纏綿悱惻，談一場轟轟烈烈的人鬼情未了。

更有書生與女鬼、狐仙的一段轉世輪迴的三角戀，看得目瞪口呆之餘，又心生艷羨。尤其對書中反覆出現的死而復生情節，甚為好奇。人生至重，不過生死。能順從情緒超越生死，讓人生重續前緣，讓遺憾降至最低，才算酣暢淋漓。那時小學尚未畢業，滿腦子想的，竟都是如何才能擁有這樣的超人法力，好藉此在世間不受拘束任由往來。

後來中學，自小熟悉的一位鄰居婆婆心臟病發過世，與其親厚的隔壁婆婆一時悲痛難抑，突發腦溢血，與在同一日撒手人寰。看着兩家人悲戚傷心，愈發感嘆，倘若擁有死而復生的法力，皆大歡喜之際，豈不是又可替蒲松齡續寫一段人間傳奇。再後來，年歲累積、閱歷漸增，對此等異想天開的法力渴求，才徹底斷了念想。

不過，近日在內地引發極大關注的昆明惡霸

孫小果「死而復生」案，在獲悉令其死而復生的幕後「法力」之後，覺覺齒冷。

用惡貫滿盈來形容雲南昆明人孫小果，絕不為過。根據《中國法律年鑒（1999）》中的「案件選編」和媒體披露，1994年10月，還是警校學生的孫小果，和另外4名無業男子，在昆明駕車閒逛之際，將兩名行路女子強拉上車，帶到無人處輪姦。案發後，當地法院判處其中4名罪犯，分別不低於5年的刑期，唯獨孫小果判了3年。但神奇的是，孫小果不僅未入獄中呆過一天，竟能逍遙在外繼續作奸犯科，製造一大批駭人聽聞的強姦、傷害他人案件。其中一起案件因為情節過於殘暴，引發省內外媒體高度關注。藉此，惡行累累的孫小果，在1998年2月18日，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數罪並罰判處死刑，並決定執行死刑。

惡人罪有應得，正義得以伸張。本來在21年前就該倒斃槍下的惡霸，居然「死而復生」了。今年4月24日《昆明日報》頭版的一條消息，再次令人瞠目結舌。據《昆明日報》報道，中央警導組進駐雲南期間，昆明市加大工作力度，打掉了孫小果、塗力軍等一批有影響的涉黑涉惡犯罪團夥，查處了一批涉黑涉惡腐

敗和「保護傘」案件。

此孫小果正是彼孫小果。媒體再度聚焦，抽絲剝繭之後不覺咋舌，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居然可以通過一系列「神級」操作，死刑變緩緩、死緩變有期、有期再減刑，減刑再變提前出獄……然後繼續變身，成為昆明夜場中赫赫有名的「大李總」。原來擁有死而復生法力的，是孫小果的母親。這位曾任職昆明公安局某分局刑偵隊的女警察，果真法力高強。不僅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將罪大惡極的兒子，拯救出獄，還能堂而皇之地避開滔天的輿論監督，讓大事化小小事隨風，一家人歲月靜好地享受天倫之樂。

其實，哪有什麼法力？不過是權力被腐敗之後的過度變形。一介小小警察，多年來一直能在雲南翻雲覆雨黑白顛倒，除了其身後隱匿着還未被打的大老虎和一大群小蒼蠅之外，絕無他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在中央警導組進駐雲南期間，孫小果服刑的監獄裡已有多位負責人相繼落馬。相信，對這一場離奇的「死而復生」案件的徹底清算，也已經有條不紊地在進行中了。

我們一起拭目以待。